

工人一家



三之刊叢藝文廠工

(集 劇 戲)

版出社版出術藝民人津天

工廠文藝叢刊徵稿

- 一. 反映工人生活的劇本、歌詞、鼓詞、快板等均所歡迎。尤其歡迎工人自己寫的創作。
- 二. 不用的稿件，當誠懇提出意見並負責退回。
- 三. 稿件請抄寫清楚，並請註明作者真實姓名和地址。
- 四. 稿件一經發表，當致薄酬。
- 五. 稿件請寄萬全道八十四號
人民藝術出版社。

工廠文藝叢刊之三

本是一家人

著 作 者	瑪 金 等
出 版 者	天 津 人 民 藝 術 出 版 社 萬 全 道 八 十 四 號
經 銷 者	各 地 新 華 書 店
印 刷 者	新 記 同 興 印 刷 廠 天 津 南 市 燕 樂 後 十 九 號

一九四九年五月八日出版

目 錄

本是一家人 (獨幕話劇)……瑪 金

勞動態度 (兩幕話劇)……祈醒一等

本是一家人 瑪金

(獨幕話劇)

人 物： (以上場先後爲序)

- 小 朱 橡膠廠鞋工，二十二歲。
孫 善 孫鴻剛的叔父，四十八歲。
吳連山 橡膠廠鞋工，三十歲。
劉兆發 橡膠工廠的舊工長，國民黨特務，三十四歲。
連山妻 橡膠廠女鞋工，二十五歲。
曹 茂 橡膠廠鞋工，二十三歲。
王煥章 橡膠廠鞋工，二十四歲。
老 趙 橡膠廠鞋工，三十九歲。
田振海 橡膠廠鞋工，二十七歲。
王 忠 橡膠廠鞋工，二十四歲。
孫鴻剛 橡膠廠鞋工，職工代表會主席，二十八歲。
韓同志 橡膠廠工作組幹部，三十來歲。
鴻剛妻 二十七歲。
邢仲明 橡膠廠某課的股員，二十七八歲。

時 間：

天津解放後，仲春，一個夜雨初晴的星期日早晨。

地 點：

天津某橡膠廠工人宿舍一角。

景：

台左爲吳連山夫婦的房子，其右部有門，門前三四級台階，台階下有一棵杏樹，左部的屋頂塌了一片，台右是其他工人家的房子山牆和屋頂，牆脚下躺着一個空的汽油桶，在屋頂後面的上空，遠遠矗立着工廠的烟囱。舞台上，是宿舍的公共院子和走道，與台左，台右及台後的路，到處相通。

（小朱的手裡拿着歌本兒，面向着早晨的太陽在練唱「團結就是力量」。在紅色的陽光裡，在杏樹的嫩葉和花蕾上閃着晶瑩的雨珠，遠處有悅耳的鳥啼聲。）

（半晌，右面有人喚：「小朱，小朱！」）

小 朱 （停住了歌聲，迎過去）孫二叔！你真早啊！

孫 善 （匆匆上）小朱，你看見鴻剛沒有？

小 朱 他昨天晚上沒回宿舍嗎？

孫 善 沒有。夜裡下大雨，他們房子漏的不能住，大人孩子的身上都淋濕了，他媳婦讓他回去看看。

小 朱 昨晚上下工的時候，聽說工人代表們晚上要開會，趕許開得太晚了，又下了大雨，就住在廠裡了。

孫 善 我去找他去。

小 朱 這一會兒趕許起來又走了。

孫 善 又走了？到哪兒去？

小 朱 代表們這些天忙得要命。你看：又要計劃下半個月的生產；又要領導大夥兒學習；又要辦合作社；還有幾家工友的房子問題沒有解決……鴻剛又是代表會的主席，自然比別的委員、代表們更忙。

孫 善 他每天只睡三四個鐘頭的覺。

小 朱 這一陣子瘦多了。像鴻剛這樣的代表，工友們怎麼能不擁護

上一次找到了房子，也是先儘着別的工友們住；自己的房子漏，從來就沒有提過。

孫 善 （誇贊地）總算他辦得對！

小 朱 哼！就這，還有壞小子，到處鑽空子，挑毛病，無中生有的，想破壞鴻剛的威信呢！

孫 善 狼到天邊吃肉，狗到天邊吃屎。就說從南京飛來的大官兒吧：咱們的工資食糧，他現在不能尅扣了；咱們工友們，現在不受他的壓迫了，他還能高興？（忽然指着吳連山的門）吳連山這一陣子還受劉工長的指使嗎？

小 朱 依我看，他不會老是聽劉兆發的話，他也是個工人，過去跟劉兆發結拜盟兄把弟，也是受劉兆發的利用。（聽見吳的屋內有了響聲，不再說下去）

孫 善 我去找鴻剛去了。

小 朱 我跟你一塊兒去，你一個人怕找不着他。

孫 善 你有空兒嗎？

小 朱 今天是禮拜，又不上工！

孫 善 那咱們走吧。（偕朱自左下）

（台上靜片刻，遠處又傳來鳥啼聲。半晌，吳連山屋內，有用瓢在地上刮水的聲音。接着，門開了，吳提着水桶出來）

吳連山 （生氣地把水桶放到台階上）他媽的！要不是早晨晴了天，這屋子裏還不漏成海河嗎？哼！讓別的工友換上好房子住，讓我受這個罪！（走下台階，把桶裏的雨水倒到陰溝裏，忽然想起）他孫鴻剛讓我住這種房子還不算，還想鼓動着廠裡開除我，要不是劉兆發對我說，我還在鼓裏呢！（忽然又想起）昨天晚上的事兒我要是辦得好，大夥兒一定反對他，哼！那他孫鴻剛下台也就快了。（提着水桶上台階，剛要進門）

，聽見右面有人咳嗽，他轉過身來，向着來人的方向點頭）

劉兆發 （從右前上，鬼鬼祟祟的向四下探看）

吳連山 沒有人。

劉兆發 （走近吳，低聲地）昨天晚上的事兒辦得怎麼樣？

吳連山 進來談嗎？

劉兆發 你老婆呢？

吳連山 在裏邊屋裏給孩子穿衣裳呢。

劉兆發 （要進門，又停住）又漏了這麼些雨水呀？

吳連山 剛才我刮了一桶了。裡面還有點兒不好站腳。

劉兆發 就外面吧。（煽動地）你瞧怎麼樣？（指着房子）工代表就安着心不管。反正孫鴻剛當了代表會主席，你還有個不倒霉的嗎？

吳連山 可不是。

劉兆發 先別說這個了。昨天晚上的事辦得怎麼樣？

吳連山 （向四下看了看）

劉兆發 不會有人來吧？

吳連山 不要緊，天還早。（走上台階把門帶上，又走近劉）

劉兆發 你說吧！

吳連山 （聲音稍稍放低）昨天夜裡十二點半，我老婆帶着孩子先睡了，我就悄悄的走到胡同口上，那時候雨還沒有下，天很黑，街上連一個走路的也沒有了。我站在那裡等了一會兒，遠遠聽見西頭的路上有人唱「白毛女」的歌兒，我想大概是工友們看戲回來了。

劉兆發 你就把那個包兒放下了嗎？

吳連山 還沒有馬上放。你不是囑咐我：「千萬不要讓工廠外面不穩干的人檢去」嗎？所以我又仔細的聽了聽，果然是咱們宿舍

的老趙他們，我才把包兒放下。

劉兆發 放的地方合適嗎？

吳連山 按照你的意思，放在胡同的道口兒上了。

劉兆發 他們一定能發現嗎？

吳連山 正在路口的中間兒，一定會絆着他們的腳。

劉兆發 他們檢到了以後……？

吳連山 當下我沒敢去問。因為那時候，全宿舍裏沒看戲的人都睡了覺了，我怕開了露馬脚。所以我一放了包兒，就悄悄的跑回來，關了燈就睡了。

劉兆發 好，幹得利落。早起還沒有聽到議論嗎？

吳連山 都還沒起來。

劉兆發 等一會兒你聽聽訊去。

吳連山 用不着去找他們。一到禮拜天，我這門口斷不了人，大夥兒都愛到這兒來拉個閑話，老趙的嘴又挺愛說，你怕等一會兒還不嚷開嗎？

劉兆發 把他孫鴻剛的威信打下去，把他搞下台，他再想鼓動廠裡開除你吳連山也就辦不到了。（聽見吳的屋內有了動靜，低聲地）得走了（要從右面下，又停住；看了看左面，也有些躊躇）天不早了，要是在胡同口上遇見人，也不好。我到那仲明家裡躲一會兒，等你的訊兒吧。

吳連山 好吧。（送了幾步）

（劉匆匆自右後下）

（吳剛回到台階前，門開了，其妻在門內出現）

吳妻 叫你跟他們去說說，給換一間房子，你總是不聽！

吳連山 我去找誰？叫我去找孫鴻剛他們？

吳妻 怎麼？找找他們怎麼咯？

吳連山 仇是結下了，這輩子別打算誰理誰！

吳 妻 你就這麼固執！都是個工人，哪兒來那麼大仇氣呀？

吳連山 你不想一想，那一次打架……

吳 妻 （搶過去）那一次打架怪誰？大夥兒都是爲的吃飯。廠裡鞋櫃子缺，你搶不到櫃子，你着急；人家孫鴻剛好不容易搶到手的櫃子，你拿去了兩付，人家就不着急嗎？你先罵了人家，又先打了人家一個嘴巴子，隔着三四層樓梯就把人家推下來……

吳連山 是啊！因爲這個，他孫鴻剛能不恨我嗎？以後你還不知道呢？他回到家裏還吐了兩口血，病了一個多月……

吳 妻 （揭他的短）你要不是跟劉非發磕頭，拜把子，你敢那樣對待人家孫鴻剛嗎？你要不是仗着劉非發是工長，你敢嗎？

吳連山 （有些動氣）你不用管教我！騎在虎身上了，就不怕虎了！

吳 妻 可是，孫鴻剛自從解放以後，當了代表，比從前對人更和氣了。

吳連山 對別人和氣；對我吳連山還能和氣了？

吳 妻 那是你有成見，一看見人家，就把脖子一扭。

吳連山 你別那麼大嚷大叫的好不好？

（台右傳來曹茂和王煥章的聲音：「喂，吵什麼？吵什麼？」）

吳連山 沒有什麼。（曹、王上）你們昨晚上看戲來嗎？

曹 茂 看了。咱們是最後一批回來的，到家一看鐘，下兩點了。

（台左傳來「支一呀一」的開門聲）

吳連山 （注視過去）老趙也起來了。

老 趙 （聲）剛才就是你兩口子嚷嘴嗎？

吳連山 把你吵醒了？有什麼新聞嗎？

老 趙 （上）新聞倒不多；（走近 吳等）昨天晚上遇到了一點事兒。

吳連山 （故意的）什麼事兒？

老 趙 昨天夜裡十二點半，我和王忠，田振海看戲回來，走到咱們這個胡同的道口上，田振海差一點給一個東西絆倒。

王煥章 什麼東西？

老 趙 （用手比畫着）這麼大的一個紙包兒。

曹 茂 裡面包的什麼？

老 趙 兩件潔白府綢的襯衣，領口裏邊還打着咱們廠裏合作社的戳子呢。

曹 茂 哦？咱們的合作社並沒有開張啊？

王煥章 合作社現在不是正在清點存貨嗎？

曹 茂 清點存貨是在社裏清點，也不致於往外拿呀！

老 趙 是啊，這裏邊就有了問題了！

曹 茂 什麼人丟的？

老 趙 你們想也想不到。

曹 茂 誰？

老 趙 工人代表會的主席。

（衆驚異）

曹 茂 孫鴻剛？

老 趙 可不是。

曹 茂 怎麼知道是孫鴻剛丟的呢？

王煥章 是啊，怎麼知道的呢？

（台左傳來田振海和王忠的說話，咳嗽聲）

吳連山 那不是田振海和王忠來了。

田振海 （拿着包兒上）老趙，正在給大夥兒說這個事兒（指包兒）

嗎？

老 趙 是啊！（接過包來打開，拿起襯衣上面的一張便信，遞給曹）
你看這個就知道了。

曹 茂 （唸信）「孫鴻剛同志，今天下午請到合作社來清點存貨……」

王煥章 （挨着曹看信）這信上也有合作社的戳子。

曹 茂 奇怪！

（除吳外，都表現懷疑）

曹 茂 孫鴻剛住在第四宿舍，東西怎麼丟在這兒了呢？

吳連山 他每天回家，不是打咱們這個胡同口上過嗎？

老 趙 所以就假不了。

曹 茂 這麼說，孫鴻剛是私拿公家的東西嘍？

老 趙 我也不敢說準是他私拿的。他敢許是合作社賈社長要手腕；
賈社長過去的眼目不清，你想這一回點交，他怎麼交？

王煥章 （不相信地）這麼一說，是鴻剛受了賈社長的賄嗎？

曹 茂 不會的。人家鴻剛爲了工作，白天跑，晚上忙，吃不好，睡
不好；人家一心一意爲的是咱們大夥兒，你想想，他還會那
麼辦嗎？

衆 （除吳、趙、田外）對了，我看也不會。

田振海 不光你們說不會，開頭我也那麼想；可是，你們給我說說（
指襯衣和信）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兒呢？

老 趙 是啊！

吳連山 （不滿地）哼！光說咱們翻身了，解放了，自由了！

老 趙 說好聽的，誰也會說；可是辦起事來，內裏頭確實怎麼樣，
那誰能知道？

曹 茂 事情沒闡清，先不要那麼說！

王 忠 對了。萬一傳到大夥兒的耳朵裏，事情要是實在，倒沒有什

麼；事情要是不實在，誰負得了這個責任？

衆 （除吳外）是啊！

老趙 哎呀！這麼一說，我可負不了這個責任。古話說：「沒有不透風的牆」，你準能說這個事（指襯衣）沒有旁人知道麼？再說：「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要是外人傳出去，可別當是我老趙說的呀！

曹茂 話不是這麼講。……

王煥章 （忽然指着台右）那不是孫鴻剛跟工作組的韓同志來了嗎？

王忠 （從老趙手裏拿過包兒來）把這個先放起來。

田振海 不能當面問問鴻剛嗎？

曹茂 先別忙。

（王忠把包兒藏到汽油桶和山牆之間的空隙裏面）

（吳在大家不注意時躲進屋裏）

（孫、韓同志，小朱亦隨上）

曹茂 （向孫、韓）你們兩位忙着到哪兒去？

孫鴻剛 就到這兒來。（和他們握手）

（大家互相打招呼）

孫鴻剛 我和韓同志一塊兒來檢查房子。

王忠 檢查房子？

孫鴻剛 對了。（向吳妻）連山呢？

（大家想不到是找吳，面面相覷；但發現吳已不在）連山呢？

吳妻 （向屋內喊）連山！（一面走進）鴻剛跟韓同志找你。

吳連山 （聲）找我？

吳妻 是。是鴻剛找你。

吳連山 （走出，仍不敢相信是孫找他）是韓同志找我吧？有事兒嗎？

孫鴻剛 （未等韓開口）聽說你們的房子漏，我來看看，半路上碰見韓同志，就一塊兒來了。

吳連山 （出乎意料地）哦！進來看吧。

孫鴻剛 好。（偕韓將要進）

吳妻 慢一點兒，地上可淨是雨水呀。

韓同志 （同時地）不要緊！（走進去）
孫鴻剛

孫鴻剛 （聲）就塌了這一片嗎？

吳連山 （在門裏）就這一片。

韓同志 （聲）裏屋兒漏不漏？

吳妻 （聲）裏屋兒不怎麼樣。

孫鴻剛 （聲）也進去看一看吧。

（吳一直站在門限內，看着孫、韓，一面呆呆地在思索）

曹茂 （低聲地）連山！

（吳走出）

曹茂 （向吳）昨天你不是說，人家鴻剛安心讓你住漏房子嗎？

王忠 你不是還說「換房子是沒有指望了」嗎？

小朱 聽鴻剛的二叔說，鴻剛的房子比你這（指吳的房子）漏的厲害呢！工人代表們一早起討論房子，鴻剛在會上，把你的房子問題提了兩次呢！

吳連山 哦！

（孫、韓從屋內低聲談着走出來）

孫鴻剛 連山！你們的房子，咱們本來就計劃要給你調換；可是因為房子太缺，有幾家工友，從國民黨在的時候就沒有房子，住蓆子搭的臥舖，還有兩家比你的房子塌的還厲害，所以上一次找的房子沒有給你分配。我因為太忙，也沒有跟你仔細談

談○昨天夜裏下大雨，這房子的外間漏了，你們一定很着急，是吧？對不住的很！

吳連山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這麼一來，倒感到局促不安起來）

吳 妻 （向孫、韓）你們也太忙，顧不上○

孫鴻剛 其實，工友的房子問題解決不了，我跟大家夥兒一樣着急○有些職員，國民黨在的時候，有的一家兩三口人住着好幾間；這幾天，他們看見工人和代表們爲了房子問題很發急，他們有的自動讓出了一部份房子○

曹 茂 這很好○職員們對咱工友的事情越來越關心了！

孫鴻剛 誰不願意進步？誰像他媽的劉兆發？（問吳）第二職員宿舍，第九號的二層樓上，有一大間，你們搬去吧○

是連山 好吧○

吳 妻 這就費心了！

（孫鴻剛妻從台右喊來：「鴻剛，鴻剛………」）

孫 妻 （怒氣沖沖地跑上來，頭髮濕漉漉的，穿着被雨水浸濕了的薄棉衣，大襟上還滴着水珠，問孫）房子漏的都要塌了，你也不管！

孫鴻剛 知道了，二叔和小朱一早起到廠裏去，都給我說了○

孫 妻 爲什麼不回去看看？

孫鴻剛 我們一早起來開了個會，開完了會就到了這裏來，我打算看過了連山家的房子（指屋頂漏塌處），就回去○

孫 妻 哦！（指吳的家）你是到這兒來了！（重複地）你是到他們這兒看房子來了！你挨打還沒有挨怕嗎？常言說：「人爭一口氣，佛爭一炷香」！（指孫頭上的傷疤）傷疤剛好，就忘了疼了嗎？

孫鴻剛 什麼？你這說的算什麼？

孫 妻 好，我說的不對！可是你忘了：你是怎麼被人家從樓梯上推到地下的？你的額頭上跌了個窟窿，滿臉喘的淨是泥，剛一到家就吐了兩口血，你起不來床，上不了工，大人孩子每天睜開眼要吃飯，（流淚）沒有辦法，我就撿煤渣，給人家洗衣裳，奶孩子……另外，工友們又幫助了一點兒，這才算熬過來呀！（向衆）你們想，這是好容易熬的嗎？

（衆感動）

（吳慚愧，自疚）

孫鴻剛 好了，好了，過去的事情不要再提了！舊社會的工人們，都是受人家的壓迫；咱們自己人，誰對誰有什麼大不了的仇氣？

吳連山 不，鴻剛，那一次打架，本來是我的不對！你想，那麼大熱天，爲了搶榆子，誰身上的汗不是嘩嘩的往下流？有一次，你從熱鍋裏搶鞋子，把榆子從熱鞋子上拔下來，身上燙的全是燎泡，好不容易呀！那一天我把你搶的榆子拿了兩付，咱們倆才犯起口舌來。事後想了想，我真太不應該！

孫鴻剛 不，這也不能完全怪你。咱哥兒們誰不是爲了吃這碗飯？那時候廠裏榆子少，明明可以給大夥兒想個辦法，分配一下；可是他們不那麼辦，他們就樂意讓咱們犯口舌，動肝火，打得頭破血流，你死我活的，他們當大官兒的，站在旁邊看着，還笑呢！大夥想一想，他們安的是什麼心？

小 朱 哼！故意叫咱們鬧分裂，好管住咱們！

曹 茂 是啊！所以有一次，廠長看見咱們因爲搶榆子打架，他還說：「你們工人們也太不要臉了！」

王 忠 他媽的！有一次，因爲搶榆子，劉兆發還踹了我一脚。

韓同志 所以，一方面，他們故意讓咱們自己鬧不團結；再一方面，

咱們越是不團結，他就越是拿咱們不當人。

孫鴻剛 那時候咱們還認識不到呢。不瞞你們，我跟連山打了架以後，我心裏說：「反正是人不辭路，虎不辭山，咱們將來總還要碰到，總有一天我得跟你吳連山分辨分辨！」自那以後，誰跟誰也是端着個架子，不說話。今天想起來，實在是上了潘廠長和劉兆發他們的當了！

衆 可不是。

吳連山 提起劉兆發來，我很後悔！我要不是跟他劉兆發結拜盟兄把弟，咱們倆還不致於爲仇作對呢！劉兆發看見那個工友不順眼，就逼着我找人家的蹩扭，打架；打得輕了，我還得看他的臉子，受他的窩囊氣呢！

吳妻 我早就說過，不要跟劉兆發那個壞傢伙攪和（「和」讀如還）在一起，你不聽！

吳連山 可是，那時候我也沒有辦法？我到廠裏來，是憑技術考的；又不是打門子窺戶進來的。他們當官兒的，爲了安插自己的人，想開除誰就開除誰，一說話就是：「三條腿的公雞沒有；兩條腿的人有的是。」劉兆發又是個工長，是咱們這個分廠的總頭兒，他看我力氣大，叫我跟他磕頭拜把子，我能不隨着他嗎？（向其妻）爲的要吃飯呀！

孫鴻剛 連山！不用講我都明白。咱們倆誰也別把過去的事兒放在心裏了！

衆 對了，過去了就算了？

孫鴻剛 （向其妻）剛才的話你聽見沒有？

孫妻 （一直是坐在橫着的汽油桶上，此時抬起頭來）只要以後誰也不欺負誰，我還不願意大夥兒都和和意意的嗎？

衆 （都高興）那就好了！

王 忠 鴻剛，你就回去看看吧！

衆 對了，回去看看吧！

孫鴻剛 好吧。（向吳）連山！房子你們馬上就可以搬。

吳連山 不用了。鴻剛！我這房子只外間漏，裏間還能湊合，比你們的房子總好一點。

小 朱 孫二叔說，鴻剛家的房子，沒有一片不漏。

吳連山 是啊！第二職員宿舍的那間房子，應該你們搬去住！

孫鴻剛 那可不能！

王 忠 那怕什麼？本來你們的房子比連山的還壞麼！

王煥章 對了，誰也不會說你有私心！

衆 是啊。

孫鴻剛 不！還有幾家工友的房子沒解決；我當主席的先把好房子住上，就能安下心了嗎！

韓同志 這樣也好，吳連山就搬去吧。反正天也晴了，鴻剛願意等兩天也可以，問題慢慢的都能解決。本來天津解放還不久，物質條件還有些困難，大夥兒都能像鴻剛這樣互助友愛，商量着辦，那就不會受壞份子的挑撥了！再說，今後咱們把生產搞好了，還怕沒有房子住嗎？

孫鴻剛 （向其妻）咱們的房子等兩天吧！

孫 妻 行了。

孫鴻剛 韓同志！那我就先走了。

韓同志 好吧。

（孫陪妻剛要下）

吳連山 （跟上一）鴻剛，你等一下。

孫鴻剛 還有什麼話嗎？

吳連山 你看我的技術够格了不？